

禮

書

通

故

田禮通故

禮書第四十一

定海黃以周述

左氏說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亏農隙以講事也三季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公羊說春苗秋蒐冬狩穀梁說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用三焉侯君謨說用三卽下文一乾豆二賓客三君庖與三時田之說不同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亏義爲短鄭元云四時皆田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詩曰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繁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亡繼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秦蕙田云周禮

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其異一周禮蒐苗獮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季一舉其異二周禮左傳以蒐苗獮狩分四時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其異三當以左傳爲正以周案左傳蒐苗獮狩之名與周官爾雅合公穀說非又公羊家說夏不田本諸緯書鄭引車攻之子弓苗以駁之當已月令弓孟夏云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曰驅獸明夏亦田矣曰毋大田獵明夏獮較三時爲小也夏田較小故公羊不舉其文鄭以三時田爲夏殷制者據王制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而言王制多依夏殷制立文何注以夏不田爲春秋制

孔吳軒說諸侯制皆非

又案鄭釋廢疾云公羊正當六國之公議緯見讀則緯書起于

六國公後不起于漢哀平閒明矣

周官云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芟舍秋而治兵
冬而大閱左傳云蒐苗獮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季
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穀梁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爾
雅云出爲治兵尙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以周案
春以入兵爲名尙農事秋以出兵爲名尙武事諸書所
言義通故鄭注周官亦用爾雅文周官因田獵習武事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大閱簡軍實其法本
簡故可于四時農隙並行之管仲作內政猶存古制後

世尙武簡閱旣繁不能不亏田獵之外別行之此秦氏
通考所以分田獵校閱爲二也然秦氏引周語三時務
農一時講武爲後世校閱所自昉此實未然古人因田
獵習武事而田獵以冬閱爲大鄭注月令孟冬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云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
田之禮唯狩爲備此一時講武之義也古未有不田獵
而徒講武者矣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乃有不因田獵而
治兵又三季一大閱五季一大蒐故左氏云三季而治
兵何休云三季簡車謂之大閱五季大蒐車徒謂之大
蒐此皆春秋之制讀者當分別觀之

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孤卿建旆大夫士建物帥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
道車建旆旂車建旌大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大常諸侯
載旂軍吏載旗帥都載旆鄉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
旗鄭元說大司馬之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
家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
大夫百官卿大夫也秦蕞田云鄭剛中據司常大閱之
文以軍吏卽大閱之孤卿與芟舍之帥以百官卽大閱
之大夫士與芟舍之百官以帥都卽大閱之師都與芟
舍之縣鄙以鄉遂卽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芟舍之鄉及

野以郊野爲公邑閑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王昭明以旗旛等有誤文蔡宸錫亦謂此節旗當爲旛旛當爲旗物當爲旗旛當爲物宜以司常職之文爲定以周案說已詳上軍賦門巾車建大麾以田與諸文亦異鄭注云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則黑夏后氏所建鄭志荅趙商問云春夏宜入兵夏本不以兵曷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王制疏云旌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綏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亦定其文曰虞綏夏旂

巾車注又以綏屬夏后氏蓋夏后氏之旅無其旒者卽有虞氏之綏綏卽巾車之大麾春夏田以大麾秋冬則大常也一說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矣其田也仍建大麾

鄭元云虞人桀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後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初三鼓及表自後表至第二表又三鼓及表自第二表至第三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自第三表至表乃鼓退及表自表至後表賈公彥云從南立表北爲後表易祓說

大武四表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歷二表三表而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也四表在北是復亂以飭歸歷三表二表而復亏一表則樂終而德尊也大閔亦然賈說與樂記不合鄭說左右之廣容三軍指一旁而言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以周案立表自南始後表在北士卒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鄭注甚明大司樂賈疏大武舞法其說本誤當以此疏正之易氏以不誤爲誤誤爲不誤愼矣其解注左右廣各容三軍本賈疏或疑三表相距各百步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閔之眾但四表東北之廣初無定數似亦無容過疑

鄭元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訓其部曲疏數旂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旂易野車爲主車居旂江永云大司馬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尋其義未習戰以旂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衛車也旣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也不云左車右徒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閒以

分地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以裒之非卒閒之義也旉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為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獸也此屯用車徒圍繞化之車徒之分分弓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弓旉後之屯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以周案從江說

鄭元云大司馬蒐田有司裒貉誓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鄭鍔說有司肆師甸祝秦蕙田云大司徒總率鄉遂諸官不必以裒貉事屬之以剛中說為正以周案月令司徒摯扑北面誓之鄭義為長肆

師為衰貉之位甸祝掌衰貉之祝號與誓民無與

江永云田時誓有二并誓在剝陳之後戒其坐佗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衰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衰貉誓民未密

杜子春云甸祝禡牲禡馬禡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許慎云禡禱牲馬祭也從示周聲鄭元云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或說杜意禡牲謂禱所獲禽牲禡馬自為一祭許說所本或

說田事既弊何禱多獲杜說爲短以周案甸祝禴牲禴
馬皆掌其祝號明是二祭故曰皆杜引詩者以伯證禴
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
官之禱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周官之禴牲也杜說蓋
本毛傳凡禴牲禴馬皆在田獵之先詩吉日文可證上
文乃敝禽句與此本不相關非田事既弊乃禱之也申
許駁杜胥失之矣

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
先禱其祖禱禱獲也何楷云伯通佗貊亦佗貉鄭司農
讀爲禱鄭元云禱師祭爲兵禱其禮亾其田獵之祭則

名之爲貉說文旣伯佗旣禡此卽田獵之日衰貉之祭也
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未聞馬祖有伯之稱惠氏古義
何以周案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旣伯旣禡馬祭也皇
矣之禡爲師祭吉日之伯爲馬祭兩字迴別旬祝掌四
時之田衰貉之祝號杜子春注貉書或爲禡兵祭也引
皇矣詩及爾雅師祭爲證又云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注禡禱也引吉日詩及爾雅馬祭爲證分別禡
師伯馬兩義亦甚明自小徐注說文禡字下引詩旣禡
旣禡大徐誤入正文觀釋文旣禡下引說文佗禡而不
云伯佗禡可知說文禡字下並不引詩何氏乃以伯爲

禡并率合周官之貉以斥毛傳甚誤古伯禡貉三字音雖近而義迥別祭師𠄎所征之地謂之禡祭師𠄎所田之裘謂之貉專祭馬祖謂之伯貉爲祭裘故肆師謂之祭裘貉杜注甸祝先鄭注大司馬因故書禡貉通用併爲一事非後人以禡貉伯音近遂謂三字義同要非鄭君勘定經文分析甚明詩皇矣禮王制類禡字作禡詩吉日伯禡字作伯周官肆師甸祝大司馬裘貉字俱作貉貉雖爲田祭不尋與伯提貉雖亦祭師又不尋與禡提

鄭元云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

襄貉所設陳祥道云甸役陰事故右几經不言祭鄭注
非以周案凡几生人陽尙左鬼神陰尙右通例如此陳
說非

鄭元云春振旅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鐸杜子春云公
司馬謂五人爲伍伍之司馬也元謂伍長謂之公司馬
者雖卑同其號冬大閱司馬振鐸羣司馬振鐸謂兩司
馬一說序官都司馬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亏公司馬
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卽王之大司馬此謂大司馬
執鐸以教坐佗進退之節鼓人曰以金鐸執鼓如鄭說
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伍長之鐸以爲節失其義矣

以周案對都司馬家司馬之家臣言卒長兩司馬伍長皆爲公司馬對卒長兩司馬言伍長謂之公司馬本文公司馬在卒長兩司馬之下杜子春以爲伍長是序官公司馬鄭注以爲國司馬亦未嘗云大司馬或說非也又本職亏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朔陳謂大司馬也司馬建旗亏後表之中司馬振鐸其文皆與羣吏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注以振鐸之司馬爲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則下文鼓行鳴鐸鼓進鳴鐸是公司馬鳴與鼓退鳴鐸

是卒長鳴與竊謂上文辨鐸錡鑠爲卒兩伍所執而大司馬別自有鐸錡鑠猶上辨鼓軍將執鼙鼓旅師執鼙鼓而軍將令鼓別自有鼙也凡鼓主亏軍將軍將以鼙令鼓則鼙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亏大司馬大司馬振鐸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羣者羣大司馬及兩司馬也大司馬鳴錡則公司馬應之鳴鑠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鑠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錡皆節制亏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聽命亏軍將也裨帥聽命亏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節制亏大司馬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鄭元云易顯比王用三驅佚奔禽王因天下顯習兵弓
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佚奔禽者謂禽
在奔來者不逆而殺之傷去又不射惟背去者順而射
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佚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
殺奔者不禁背者乃殺以仁恩養威之道一說三驅者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一說三驅卽不合圍之
義謂開一面之網以周旋失奔禽鄭本作佚傳曰舍逆
取順佚奔禽也佚奔禽爲舍逆禽之逆我而奔來者不
射故無面傷背我而去者我順而射之故上殺自左膘
達弓右胸鄭義爲長

記王制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詩毛傳云
自左膘而射之達亏右膈爲上殺射右目本次之射左
髀達亏右髀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何休云一者弟
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亏右膈中心疾鮮絜故乾
而豆之中薦亏宗廟二者弟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
亏右脾遠心灰難故以爲賓客三者弟三之殺也自左
膘射之達亏右髀中腸胃汚泡灰遲故以充君之庖范
甯云上殺中心次殺中髀髀下殺中腸汚泡以周案左
膘詩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也

肉也右膈本或作膈公羊釋文引字林云肩胛兩乳骨也說文膈肩胛也射右耳本有字誤箋云射當爲達謂自左臑而達右耳本鄭意自左臑達右膈適中心自左臑達右耳本雖過膈而未中心也不言自左臑者蒙上而省也自左臑而射之句逗爲上次殺之通辭下殺不自左臑故別之曰射左髀何注皆自左臑失其義矣左髀釋文作左脾云一本作髀以下右肱決之當從髀射左髀較左臑爲後矣右肱公羊釋文云一本作肱音賢說文肱牛百葉也廣雅胃謂之肱達右肱去心尤遠矣何氏改右耳本爲右脾與下殺右肱無甚別或作右髀

與射法要不合汚泡謂膈肱言胃而兼腸膈肱嫌與次
殺右脾無別也范注要舛凡田獵之禮禽之自耑來者
不逆而殺之故無面傷傷去者亦不射故無翦毛惟背
我而去者我自後而射之故殺皆自左髀或左脾髀脾
皆在體之後必自左者田獵之法射自左馴鐵之詩曰
公曰左之是也孔疏謂自左耳達右耳是傍殺矣與上
下文自後達耑之意亦違俞理初類纂改自左為自右
右髀為左髀要非

春秋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
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絜流焉握御轡不尋入詩毛傳

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表纏質以爲槩閼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尋入范甯云轅門叩車以其轅表門質樅也槩門中臬葛或爲褐流旉握謂車兩轉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輦挂則不尋入門孔穎達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門蓋南開竝爲二門用四旃四褐也陳奐云流行也戎謂門旁毛傳擊釋文作輦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絰也其字亦作輦奐疑輦輦皆輦字之誤質高二尺田車之軹離地崇三尺三寸故車可以過槩輦之離地庫不尋過槩傳直云輦則不尋入謂徒所乘之輦不尋入門而

徒仍入門也周禮言陳表之中車驟徒趨車馳徒走是
其明證以周案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不言
有轅鄭注云和門立兩旌以爲之孔疏本鄭穀梁傳置
旂以爲轅門亦謂立旂爲門如設轅然范注以爲要
有轅表門與周官難通門廣弓轆頭八寸車入門當驅而
驅車又不可與門旁轆挂此教戰試御之法舊說本確
陳氏改作輦字無義輦則不尋入承上閑容握驅而入
爲文不關質轅門外又有屏月令云整設弓屏外

春秋穀梁傳云車軌塵馬候蹶揜禽旂范甯云車塵不
出轅馬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旂眾禽王念孫說軌循也

賈子緣法循理謂之軌車軌塵與馬候蹠對文謂後車
循再車之塵不尋旁出也齊召南說馬候蹠四馬馳驟
如一卽詩所謂我馬既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以周
案此傳三句錯綜以爲文非同後人駢辭王說非也曲
禮車塵不出軌與此車軌塵同兩軌字略分虛實耳馬
候蹠齊說以爲齊足同力自確揜禽旅旅指民眾田獵
百姓齊出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伦也說苑修文篇百姓
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卽不從奔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
蒐狩之義也卽本此傳爲文旅訓百姓范注謂揜取眾
禽與不揜羣之義相反

傳又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
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詩毛傳云面傷不獻
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范甯說不失其馳謂不失馳騁
之節不從奔謂戰不逐奔之義面傷嫌誅降不成禽惡
虐幼小孔穎達說面傷謂當面射之踐躄古通躄毛謂
在旁而逆射之姚鼐說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
古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之若御者詭遇
則所獲禽必多面傷踐毛謂之不能中以周案過防弗
逐不從奔之道申釋不失御法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申釋能中射法獸之奔奔者不從而射之故無面傷射

循上殺中殺下殺三汰故無不成禽禽古擒字毛傳多踐毛不獻句孔疏以踐毛爲旁射獸之從旁去者將越防而逃者也故鄭注易以不面傷喻不殺降不旁射喻不禁奔則傳云過防弗逐卽明不踐毛之義也御者弗逐過防不從奔而射者自無面傷無踐毛無不成禽故曰御者不失馳然後射者能中此傳上下俱爲御者立文故云爾

鄭元云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之以止奔馳放不扣惠士奇云止馬曰控騁馬曰磬勒馬曰提放馬曰晉提猶控也晉猶

磬也提之言遲暫之言進驅則奔矣

記月令季秋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呂覽
佗咸駕載旐旐與授車以級淮南子僕佗大僕載旐佗
戴挂鄭元云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
駕說者也司徒摯卦北面誓之誓眾以軍法也高誘云
僕亏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駟亏周禮當為趣馬掌
良馬駕說之任無七駟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官之政
令獵佗獲者揚周官旐佗植故載旐也輿眾也眾當受田車
者各以等級陳亏屏外也莊述祖云旐旐同挂誤高注
但解載旐而不言旐是咸駕載旐絕句旐卽輿異文司

常旂車載旌注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爲田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非也咸駕爲田路非戎路旆授車謂鄉遂之眾非軍吏諸帥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爲獮田之誓三時皆誓民惟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聽焉非此摺扑之誓明矣以周案云載旌明所駕有旂車也云載旆明七騶爲郊野之官也司常冬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云旂車載旌而大司馬秋治兵不言文略互見鄭注大司馬因秋治兵無文遂以月令載旌旆當冬大閱又與季秋之文不合遂以月令爲失而注月令以爲秋治兵事其說自正莊說誠是其讀旆受車爲句以

爲鄉遂之祿未足爲據

鄭元云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戎服也高誘云凡田冠弁服以周案高說是詳衣服門周官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記月令仲春之月毋焚山林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君親誓社鄭元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孔穎達云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之時自十月以後至仲春皆畧火田以周案仲春火田之後民不畧焚山林故司燿修火令野焚萊有罰季春無焚恣從注

疏

春秋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云書時禮也何休云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陽氣始施杜預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以周案杜說是也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官亦仲冬以狩田何氏以爲當在夏之孟冬無據

詳說云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眾是卿大夫畀田獵賈氏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失之當以天子之大夫畀田役諸侯之大夫不畀田役爲正禮書云春秋傳唯君用鮮眾給而已是諸侯有田獵之禮大

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以周案
據曲禮王制文大夫亦有田獵但人君因祭而獵大夫
俟君獵然後獵不然雖祭亦否王陳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軍禮曰無干車無
自後射此其類也以周案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毛
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注
易三獸佚奔禽謂禽在奔來者不逆而殺之惟背去者
順而射之不中亦已卽據毛傳自後射爲義賈疏引鄭
易注以證此無自後射爲不中不重射亏自後之文無
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陣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爲

奔人已射中禽後人不昇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
法獸有背我奔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
後射為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
義非也大司馬誓民鼓遂圍禁注云誓民誓以犯田法
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弊爭禽而不審者
罰以假馬據彼注文則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毋躡犯
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毋自人後而
爭射奔禽也立旌以表位所以示車徒之行列也行列
正自無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蓋亦軍禮司馬法逸

文

詩毛傳云壹發五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壹發騶虞
義獸也白虎黑文不會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周
案此詩當依小序解之曰五豝者明其庶類蕃殖也曰
壹發者謂弓五豝中壹發矢明其仁也故下歎美之曰
吁嗟乎騶虞騶虞不會生物亦獸之仁者也有至仁之
德則騶虞應之傳至信當依小序仁如騶虞文伯至仁
陳碩甫用俗說疏毛義謂公壹發而得五豝則詩上下
語意閼隔不貫矣壹發五豝與大射禮壹發中三侯句
法同三侯有高下必不能連中與射獸同養由基蹲甲
而射之尋穿七札獸各轍行安有壹發得五豝之理亦

可謂不揆事情矣魯詩說騶者天子之園虞者園之司獸者也別一義

秦蕙田云澤中之獵不見亏大司馬春秋內外傳如棠觀魚濫亏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居多然地官山虞澤虞並有大田獵之文其事從略者殆以時舟師未備故講武亦詳山而略澤與以周案澤者鼓也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詩云叔在鼓鼓澤一也爾雅詳十鼓之名皆古田獵處

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方四十里毛詩傳云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揚雄樂松等說文王囿百里民

以爲小白虎通義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何休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以周案文王園百里七十里本有二說不必執此破彼樂松又言齊五十里恐難據臧玉林因此欲改孟子毛傳之文未當也文王之園弛以與民雖大不嫌云百里者張大其事未可據以爲例毛傳白虎通義因此以定大小國之塗亦未當也何注所言近是焦理堂乃謂公羊傳注所指爲離宮毛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若然天子離宮百里何其侈與 又案苑圖渾言通析言別說文艸部苑所以養禽獸也口部園苑有垣

也園爲有垣之苑苑爲無垣之園高注淮南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園誤注呂覽云大曰苑小曰園是

記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亏寢廟以周案左傳隱五年公矢魚亏棠臧僖伯諫曰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此明人君不親取魚雖薦寢廟亦使官司供之故周官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鮪月令所言之事不古

御禮通故

禮書第四十二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知天子駕六古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騮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百耳魯僖所乘四牡駉駉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元駁云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

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
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
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
爻上下百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
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弓經無以言之以周案鄭駁
是也或據詩良馬五之謂古有駕五之制夏謬駕六駕
五皆後世事

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
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駢謂之駢周人又益
以一駢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

馬之名孔鼂云佗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意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參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株林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

鄭元云王有車出之時登車亏大襜鹵階之旉反降亏階之旉金鶚云曲禮國君下宗廟宗廟在中門內君不敵乘車過其旉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又云君子下卿位鄭注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攷治朝之位在路上門外則乘車必在中門外矣賈疏謂曲禮諸侯禮不昇升降亏階旉此強爲之解耳且

堂涂中央峻起豈可以行車中門路門之內皆有屏車
又何以過之鄭以經云敎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
亦如之意謂奏樂必在路寢庭車亦以采薺肆夏爲節
故云爾不知車亦如之者以車之遲疾與人之行趨同
亦宜與采薺肆夏相應非必車與樂相近而後可爲節
也以周案鄭注引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以釋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自是正解車馬斷無上堂之禮行
以肆夏不可施諸車馬而謂登車弓堂則車亦如之自
無容過泥爾雅之文矣金氏此說不爲無見但謂乘車
在中門外初無實據曲禮言下卿位卿位在中門內廟

亦入中門而後曲而東中門內無屏則天子乘車下車
在中門內近雷可知矣

江永云升車尊者履石隸僕王行洗乘石注乘石王所
登上車之石也尸履以几曲禮尸乘必以几注尊者慎
也昏禮婦乘以几注尙安舒也以周案升車履几尊者
及婦人禮也昏禮賈疏几上車時履而登是已曲禮孔
疏謂几在式上有羔羃殊謬與人參分軫圍去一以爲
式圍注云兵車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以方計之不及
二寸安昇式上置几羔羃虎植亦以覆式爾江氏禮記
訓義詳言之

鄭元云已駕僕展輪具視效駕白已駕禮家舊說云輪車闌也駕竟僕從車輪左右四面視之上至亏闌也盧植云輪轄頭轄也皇侃云輪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故具視之二則闌之答字不佗車邊爲之孔穎達云效駕者效白也白君道駕畢以周案說文輪車轄閒橫木轄車籍交錯也楚辭倚結輪兮長太息集注輪軾下從橫木此與輪爲車闌說合盧注輪轄頭轄釋文引佗𨔵大誤阮氏說車以展輪之輪爲唐末之輪引桐城馬宗璉云禮先言展輪次言奮衣由右上則輪爲唐末之輪非輿中之輪可知此從盧注說是也僕既展

軫又效其駕效謂效習易曰日閑與衛閑謂閑習與效義同下文奮衣由右上云云卽效駕之法注疏訓效爲白未是

孔穎達云僕奮衣由右上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君初來欲上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嚮後引君上也胡銓云春秋傳左并轡則此當亦在左而右手授綏轉身嚮後引君登也以周案少儀僕于君子始乘則式謂立乘以待升也執君之乘車僕跪以待君將升僕

并六轡亏左手轉身嚮後右手授綬以引君登左傳言
左并轡少儀言左執轡賈子亦言右持綬皆其證孔疏
殊謬胡說先授綬後轉身亦非君升自左未轉身之
左手并轡右手授君綬事殊不順

鄭元云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車右勇力之士倫制
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孔穎達云車行則
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門閭君當式則
車右下溝渠險阻下之者將以捍衛也或說注疏誤馬
驅曰驟馬行曰步必步者令馬緩行勿驅之也以周案
注行則陪乘式則下齊右道右文鄭彼注云陪乘參乘

謂居右也天子出入其車右有三乘道車用道右乘齊
車用齊右乘戎車用戎右其御之僕爲大馭非大僕詳說
職官大僕乘君之乘車自左馭而奔驅步馬之說毛大
可經問言之甚詳步馬者馬未駕車而步之也今已駕
矣必步自指參乘下車而言

鄭元云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負良綬申之面拖
諸幣執轡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奔也
良綬君綬也負之由左肩入右腋下申之亏奔覆笭
上也孔穎達云君由後外僕者在車背君面鄉奔取君
綬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綬之末亏面

再而擲亏車再幣上也朱熹云旣言以幟綬升則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綬而擲綬末亏幣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幟綬升君方出而就車疏誤此與曲禮君車將駕皆僕之通禮非專爲君御者之事以周案疏意君升時僕鄉後面君以授綬今君未升故背之面鄉再所謂君者君位也非謂時君已升車御君始升跪乘御君子始升立乘其禮有別執君之乘車則坐坐卽跪乘負良綬在跪乘再以幟綬升又在負良綬再記文皆逆敘之綬在車上負綬似不宜在車下也

鄭元云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再驅再驅如今道行

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賈公彥云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太尊故自馭也或說驅者在涂馭者在車驅不復馭自左馭而奔驅者大僕自馭者之左而驅也或說大僕職主弓御故居左自馭以周案大僕主御始弓漢周之御王五路者玉路大馭金路齊僕象路道僕革路戎僕木路田僕也馭貳車從車使車者馭夫也大僕居則在王左右行則乘王之副車副車亦曰從車凡乘副車者從王後而大僕爲王道引則在奔奔驅者多步行在涂而大僕驅以車與小臣之奔道異故曰馭明非徒行也乘副車者多參乘而

大僕乘王路之次路尊宐辟王與有轂者乘倅車異故
曰自左馭明不敢曠左亦不敢參乘也記曰乘君之乘
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專爲乘君次路者言與此相發明
自左馭正當式左也孔氏彼疏云乘車謂君之次路也
王者玉象金木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
臣若乘此車不敢曠左是則自左馭者爲乘君路之常
法故戎右會同充革車注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
路從行充之者謂居左明乘路竝自左馭也若乘倅車
不必自馭故馭夫掌馭貳車從車注云貳車象路之副
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明乘副自有馭也賈氏疏此未分

明後人遂起而攻注失之矣

周官大馭掌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
轡犯軼遂驅之鄭元云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以
周案自左馭文與大僕同亦謂王親左馭也馭下祝登
句絕受轡犯軼連讀祝軼馭之事酌僕者亦馭酌之也
將祝而親酌之示敬疏謂別使人非下文及祭酌僕僕
左軼轡右祭兩軼祭軼乃歛俱在犯軼之序經逆敘之
受轡者受僕祭時所軼之轡也疏謂登受王手中之轡
亦非馭下右亦下有并馬解轡事文略耳

記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元云朝祀之副曰貳

戎獵之副曰佐孔穎達云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
佐故戎僕掌倅田僕掌佐以周案戎倅田佐對異轍通
轡之戰佐車載君免乘正之戰佐車授公綬是戎車之
副亦曰佐也佐車則否卽所謂武車不式也熊氏謂據
諸侯非矣

孔穎達云書左不攻亏左右不攻亏右御非其馬之正
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
之士在右帥居鼓下在中央左傳晉伐齊卻克傷矢而
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孟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矣以
周案鄭箋魯頌云兵車之淞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

御與甘誓言左右又言御合又鄭箋鄭風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容好兵車之汰將居鼓下與左傳卻克張侯事合

案將居鼓下者謂將正對鼓下居之非謂身入鼓下也

然將居中

御在左惟元帥爲然鞏之戰韓厥爲司馬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此雖權恣然曰中御亦見御必居中杜注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是也而御有中左之異者裨帥提鼓無妨中御元帥中建誓鼓故也凡天子路鼓諸侯鼙鼓軍將誓鼓皆建諸車周官戎右可贊王鼓大僕自左馭亦可贊王鼓爲路鼓居中故

也張侯爲郤克御尋代元帥右援抱而鼓爲其人在左也其人在左故矢貫肘左輪朱殷王氏裨疏謂御必居中弓建鼓之恣全未之思也或說偏將之御亦居左亦未是

毛詩傳云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恣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王夫之云御必居中如居左則攬轡偏而縱送礙且視不及右驂之外勒而舒斂無度矣周禮大馭掌馭玉路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曰王自左馭者自左而嚮中也馭犯軼暫攝馭居中王位固在

左矣戎僕掌馭戎車犯軼如玉路之儀則天子卽戎且不居中而況將乎輦之戰齊侯親將逢丑父爲右公羊傳曰逢丑父者齊侯之車右也代頃公當左此將居左之明證張侯御卻克左輪朱般或以傷夷易位詩左旋右抽非以車左車右言之蓋言戎車回旋演戰之法耳毛傳是以周案王氏說元帥之御亦必居中立爲四證惟此條最爲有據然大馭犯軼王自左馭文與大僕同此正見御必自左耳大馭犯軼王自左御者王初在中也中有路鼓不能御故王自左御公羊說帥居左與左氏家說異王氏據公羊文必無以解左傳傷夷易位遁

辭也詩左旋右抽爲回旋演戰是御者事傳箋義同

鄭元云國中以策彗卹勿彗竹帚卹勿搔摩也孔穎達

云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爲杖形如

掃帚故曰策帚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搔摩之不欲令

疾也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飛揚出轍外也朱熹

云策彗若今鞭末丞革

劉氏饗齋遺稿歷引毛傳說文玉篇廣韵彗爲微末證朱子說

吳澄云彗卹謂掃拂之勿驅謂勿以策策馬令疾行也

以周案鄭君朱子竝以策彗連讀卹勿連讀卹勿爲雙

聲狀事之辭吳氏以彗卹爲掃拂申其說者又謂釋詁

彗勤也卹與恤同彗卹猶周語所謂勤恤民隱之勤恤

國中勿驅猶曰入國不馳塵不出軌與上顧不過轂句
法亦同此以彗邨連讀勿驅連讀較舊更通輪半崇三
尺三寸當軌詩毛傳曰繇軌以上爲軌上或改下考工記曰
駕馬之軌深三尺有三寸詩濟盈不濡軌言其深已及
三尺許此塵不出軌言其高不出三尺舊解竝以車轍
言非阮氏釋車云國中不疾馳塵高不過三尺以上若
道上之軌卽塵也安尋不出乎阮氏說是

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
門以葛覆質以爲繫流旁握御轡不尋入車軌塵馬候
蹠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范甯云流旁握謂車

兩轆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輦挂則不尋入門陳
與云輦疑輦之誤輦軹庫不尋過槩故不尋入以周案
毛詩車攻傳用此文云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尋入閒
容二字卽穀梁旁字之義驅而入卽所謂流也謂車流
行之疾也兩旁樹旃竿以爲門又以質爲之槩所以示
御車之的也車行至門兩轆頭去旃竿之旁各一握是
門之廣亏轆頭者僅八寸也車入門當驅而驅車又不
可與門旁輦挂此試御之法也毛傳擊則不尋入當依
詩釋文本化輦劉兆注穀梁云輦挂也陳氏詩疏改化
輦字誤車軌塵馬候蹠所謂範我馳驅也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射者能中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若御者
逐過防從奔奔而詭遇之則所獲之禽必多面傷踐毛
不成上殺中殺下殺之禽法此射之所以重御也說詳
田獵門

古毛詩說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傳魯訓大戴禮說在
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五經異義
云詩曰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
衡也孔穎達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以
周案鸞說文作鑿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鑿鈴象鸞鳥
之鳴和則敬也鸞和所在鄭注周官大馭及玉藻經解

皆用大戴禮說箋詩蓼蕭不易毛傳各依詩禮家法解之也服虔杜預解左傳錫鸞和鈴以爲鸞在鑣和在衡此又不用詩禮家言而自立一義也夫和之在軾詩禮兩家竝同服杜何必別生異說鸞之在鑣自以古毛詩說爲正左傳正義云衡長六尺六寸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左右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斯與許氏異義意合是也鳴和鸞本五馭之一法

鄭元云輜車置鸞弓鑣異弓乘車賈公彥云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以周案此欲參和詩禮兩家然蓼

蕭之和鸞雖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亦不自用其說矣

鄭元云既夕禮御以蒲鼓不在弓馳驅蒲鼓牡蒲莖古文鼓作騶賈公彥云左傳知莊子每抽矢鼓納諸房厨子曰董澤之蒲其可既乎杜注鼓好箒蒲楊柳惠棟說鼃鎔傳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卽左傳之鼓是鼓騶通用之證以周案鼓古文作騶鄭訓爲莖是不取矢鼓之義說文鼓麻蒸也蒸析麻中榦也玉篇廢麻莖古文作𦵏是字之从取芻者多有莖義鄭以古文騶義更遠故從今文作鼓蒲鼓者蒲莖也凡蒲皆中虛無莖鄭云牡

蒲莖蓋卽爾雅之莞蒿蒲謂之莞蒿莖也字亦作翮玉
逸注東方朔七諫云臬翮曰嚴謂麻莖爾雅莞苻離其
上蒿郭注云今鹵方人呼蒲爲莞蒲蒿謂其頭臺首也
鹵方亦名蒲中莖爲蒿蘇頌本艸圖經又謂之香蒲云
香蒲蒲黃也春初生葉至夏抽稷亏叢葉中花抱稷端
如武士棒杵故俚俗謂之蒲槌蘇頌所謂稷卽郭璞所
謂莖其花生黃不結子故曰牡蒲莖是則御以蒲散者
與東漢劉寬之用蒲鞭同意此蓋編其穗之莖爲之上
畱臺首用以搔摩亦與曲禮所謂國中以策彗卹勿同
意故鄭特明其義曰不在亏馳驅賈氏引左傳之矢箴

釋之矢鼓勁物與竹策無以異非鄭意也

受業無錫唐浩鎮
孫次乙全校